

寂静时光

■蔡 英

冬日的午后，阳光懒懒地照在深林里，寂静得让我不敢出声。

这是一座石墙老屋，上世纪70年代的建筑。四分五裂的木门似乎随时会倒下来，斜挂着一把生锈的铁锁。几扇残旧の木窗半掩着，蒙着的厚厚蛛网随风飘荡。唯有屋顶的黑瓦依然整齐地排列着，瓦片间隙里长着蕨及多肉植物。屋场被雨水冲得高低不平，屋檐下，一株手臂粗的楮树歪歪倒倒地伸出来，像在启示着什么。这座老屋，有着老僧入定般的淡泊与出世。

半米高的石墙，密密地覆盖着斑驳的青苔，有的干枯了，有的生机盎然。这些形状各异的石头，被时光剥去最初的光泽与锋芒，而雕琢出另一种光滑与色泽。我把手轻轻地放在石墙上，清凉顺着指尖悄悄爬满全身。清凉让我渐渐安静下来，体会到久违的寂静，那种直抵灵魂深处的寂静。

我听到阳光打在花朵上的声音，山风吹过松林的声音，虫子躲在角落里细长的歌声，鸟雀讲起悄悄话的唧唧啾啾，一粒苦楸轻盈落到草地的声音。我听到天地间草木摇落的声音，听到了鸟兽自由奔跑的声音，还听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。这些声音细微，却有感染力，让心里的石头慢慢散落，从而轻快起来。

自童年起，我就喜欢在深林里转悠，那些偏僻的角落对我有无穷的魅力，比如自开自落的百合，低吟浅唱的夏蝉，翩然飞落的蜻蜓。人到中年，我越发不喜欢去人多热闹的地方，那些喧嚣让我失去思考的能力，也逐渐失去自我。那些寂静的角落，才能自由呼吸与朗诵。

我常常漫无目的地走在山道上，藏匿在密叶里的小鸟唱着好听的歌，唧唧啾啾，叽叽喳喳，咕咕咕，有的悠长，有的短促，有的欢快，有的沉闷，从声调里能听出它们的情绪与境遇。闭上眼睛，寻着花香叶香，我能分辨出它们的名字，哪怕只有一缕若隐若现的芬芳。经常深入大山，我已成为其中一员。任草木芳香在血脉里游走，我能感受到大山的庄严与磅礴，能听见自己与万物一起生长。

森林生来就具有寂静的气质，因寂静而高贵。我把山泉潺潺的流淌声录下来，把秋虫唧唧的歌声录下来，把此起彼伏的蛙叫声也录下来。在失眠辗转反侧的夜里，在无处可逃的失落情绪里，那些声音就从手机里跳出来，缓缓流入身体，让我重回澄澈与寂静。

江河也具有寂静的气质，因寂静而开阔。碧波荡漾，水天茫茫，对神秘和辽阔的向往，不是简单的文字或图片所能描述。那种无限性，正是我向往的远方。有时，我独自在河滩散步，闻着淡腥的江水，听浪花一阵阵涌到岸边，发出轻柔的哗哗声，只觉得心里空空的，什么都放下了，什么都能装下。只有常怀山水江湖，才能诗意地栖居。

我最喜欢的是，风轻轻吹过，乌柏叶从枝头轻轻飘落下来。那些通红的叶子缓缓从枝头落下，是生命的结束，也是生命的开始。季节到了，叶子翩然飘落，没有一丝留恋，也没有一丝畏惧。从最初在枝头萌动，再到长成心状叶片，然后在阳光里变换颜色，由绿变成黄绿相间，最后变黄变红，直到飘然落地，乌柏叶的一生短暂而多彩。这就是草木的世界，短暂又永恒，美好又神秘。我喜欢这些草木，喜欢身边美好的小事物，诚挚地对待生命中每一份的相遇和离别。

我想，森林和河流需要一个像我这样的痴人，闲来无事，专门来听叶落的声音，花开的声音，草长的声音，以及所有鸟兽表达喜怒哀乐的声音。这些声音收藏在我心里，像一件件价值连城的宝贝。有了它们，我不再纠结生活中的得与失，也不桎梏于名与利，不再觉得自己一无所有，也不再觉得自己百无一用。

与那些远游在外的人相比，我很幸运。很多当初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村庄的人们，总以为远方才有美妙的声音与绚丽的风景，等到老了，才明白只有家乡的风景最动人，村庄的声音最动听。我也曾义无反顾地逃离家乡，只为脱离泥巴与庄稼，若干年后，才明白自己不属于浮华浮躁的城市。多少次我游走在城市的边缘，试图磨平格格不入的性情，可毫无进展。我就像一棵习惯了在山野间生长的树，离开故土就会枯萎，也像一只自由自在的野兽，离开山林就会病倒。幸亏家乡离所居住的城市很近，有空闲时间，我就回乡走走。只要走在僻静的山道上，闻着清新的草木气息，听着溪水淙淙流动的声音，我就渐渐沉静下来，内心也丰盈起来。

通往寂静的途径，除了行走，还有阅读。多少个深夜，我坐在临江的小书房里，读那些寂静的文字，比如唐诗宋词明清小说，通过与古人交流，收获了长久的寂静。行走的路上，阅读的夜晚，草木万物的声音忽然从脑海里跳出来，让我情不自禁提笔写下那些声音，从而回到当初温暖而寂静的场面。

我知道，我离寂静越近，就会离初心越近，离梦想越近。



底图摄影:屈芳芳

乌柏树红

■屈芳芳

小雪过后，河水分外沉静，风掠过，几朵云从水里浮出来。河边的色彩也变得丰富起来，乌柏树叶更红了，在阳光下燃烧着火焰，鸟群也多起来了。野鸭子从水面游过。这些可爱的野鸭子，个头不大，麻灰色的毛，淡黄色的喙和双脚，它们自由自在，在波光之上觅食、嬉戏、梳理光滑的羽毛。

渡头屋场的傅伟林在河边的荷田里赶鸭。一池的残荷擎着枯枝败叶，却也有一种残缺之美。傅伟林长长的篙子一挥，一声吆喝，鸭子便翘着屁股上了岸，往渡头屋场方向走。

说是鸭群，其实只有几只。傅伟林说，2017年，他在广州赶鸭，后来城市规划，人家把他养鸭的棚子拆了，他只好回老家养鸭，养了20多只，现只剩下6只。今年又养了几十只，老鸭鸭仔鸭不相生，这几只老鸭在荷田里觅食，那几十只，在田坎那边的水田里觅食。

远远望去，几十只鸭子在水田里嬉戏，生动有趣极了。它们时而张开羽翼，嘎嘎地拍打着，溅起雪白的水花；时而弯曲着脖子，埋进羽翼里抓痒。

杨良国老人的稻子也收割完了。一望无际的稻田里，只剩下稻茬和自然长出来的再生稻，田畴黄绿相间，像一块块织好的地毯。鸡群便在这一块块地毯上觅食，杨良国老人的牛在田里悠然地吃着草。

这个时候，村民们也开始闲下来。男人们丢下锄头耙头，在范长塘屋场的店子边打点小字牌，或粗着嗓音谈农事。女人们则在家里烫荷折皮，刮红薯片，晒萝卜干、南瓜干。

堂哥屈利民和堂嫂凌四英戴着草帽，在油菜田里撒氮肥，屈利民说：“油菜苗缺氮肥，颜色转暗了，要催肥。”

即便离冬至不远了，正午的太阳还是有点晒。

堂嫂在田里喊：“芳芳，屋里还有一些鸭蛋，这两天生的，你去捡呀。”霞光照着堂嫂在田间劳作的背影，像极了一幅画，我望着堂嫂的背影出神。等我回过神来，堂嫂已走到我身边，拉着我去捡鸭蛋。

经过村口的骨干塘，本家邻居屈维汉叔推着一个小小三轮跟我打招呼：“芳芳，你回来了。”他的屋里人刘婶跟在后面，也笑着喊我的乳名。

我问两老去做什么，刘婶说去河洲上捡禾根豆。见我听不懂，老人停下来说：“禾根豆是扮完早稻点的，也就是黄豆。以前，老班人会把禾根豆点在禾苑里。现在，在早稻收获后翻耕作畦，开沟播种，也可以直接种在菜土里。”老人讲农事，像个专家。

傍晚时分，太阳也没那么晒了，河风吹来，很凉爽。小山雀在机耕路上玩耍，像放学回家的孩子，露着白白的肚皮，等你走近，它便“啾”的一声，飞走了。

制图：何芬

蓼花的守候

■三湘子



底图摄影:三湘子

蓼花，极像一位柔弱多情的女子，开在你必经的渡口，痴痴不倦地守候。沿河两岸米粒般嫣红的花粒，星星点点，彼此呼应，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天际，那是她放出的眼线，她不想错过任何有关你的消息。

据说，蓼花的品种有800多种，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种蓼花的陪伴和记忆。然而,我的童年懵懂无知，混沌的记忆中无论如何也筛选不出蓼花的影像资料。偶然识得她的真容,也是因为惊艳她的美貌,我只当作人生的初见。

记得那年夏末秋初时节，朋友们相约去江口鸟岛观鸟。岛上碧水环绕，植被茂密，遮天蔽日，鹭鸟翩翩飞翔，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。当我们走到岛尾的时候，突然发现一片红霞环绕鸟尾，近看才知道是一种开花的植物。碧绿的叶片，柔韧纤细的红茎，茎节上斜出一串串浅红的米粒般穗状花束，像一丝不易察觉的羞涩笑容。一束花穗并不起眼，可一束束凑成一丛丛，一丛丛结成一簇簇，一簇簇连成一片片，一片片环绕着整个岛屿，好像给小岛镶嵌了一个深深浅浅嫣红的花环，蔚为壮观。凝视良久，我心中生出一种莫名的感动，大自然的构

思总是别出心裁，设计独一无二的风景。我询问这种植物叫什么，居然没人在意，更没有人知道芳名。但我已牢牢记住了她的美，也许此刻她只为我而开放。

一面即是缘。自从我见了她一面，就不曾忘怀；她自从见了我一面，从此就不曾离开。在手机有了“形色”软件之后，我才知道她的芳名——蓼花。此后交往频繁。我们常常会见的地方是在蒸水河岸，那里是她自由生长的家园，早也可见，晚也可见。

季节轮转，蒸水奔流，河岸风貌已几经变换，不变的是蓼花依然傍水开放、真心守候。时间久了，蓼花另一个特点更让我惊叹，那就是她持久的、惊人的表现力！我记得夏至未至的时候，当所有春花退场，大自然鲜有艳红装点，蓼花以低调的浅红开始点点上线，在水边，在石缝，在树荫。随着季节的推进，她不徐不疾地以点成线，以线成面，点缀着江山，分外妖娆，恰到好处。夏末秋初，是她的全盛时期，当盛及一时的木芙蓉和牵牛花敌不过风霜寒，纷纷退场，此时河岸便成了蓼花当仁不让的主场。远远望去，烟霞般的蓼花，从水岸开到河滩，随水岸铺向遥远的天际，微风轻拂，摇曳生姿，让孤寂

的深秋依然生机勃勃，近几年成了“色友”户外打卡的网红热点。直至小雪过后，接近大雪节气，蒸水河岸的蓼花居然持续烂漫着，不见颜色。蓼花从容，她不与春花争艳，不与夏花争宠，不与秋花争香，然而，她努力以坚韧的意志和惊人的持续力完美地演绎了她艳红的生命。

经查询，蓼花的花语是“思念”和“离别”之意，但我感受最多的是她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不畏严寒酷暑的意志。她不争不炫，和谐共生,淡泊优雅,甘于平淡却不平凡，执着坚定地追求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梦想。蓼花,一种独特而美丽的存在,她有一种静谧的美,一种坚韧的美,一种深刻的美。这种美需要用心去品,用情去感悟。或许,蓼花就是生活中的点滴美好，微小却不可或缺。她教会我们，在平凡中寻找美丽,在生活中珍惜每一个瞬间。

日暮时分，心无所念。我独坐河边，与蓼花相依，任清风拂面，看鹭鸟翔集，鸕鶿悠游，一大片蓼花映衬河岸，时光仿佛悄悄停驻，让人忘却尘世的困顿和喧嚣。静静地欣赏，我仿佛能听见蓼花轻声诉说着自己的故事。

经历岁月的渡口，只要有蓼花的守候，我必将为她停留。

在希望的田野上

■陈雪梅

姨父上个月骑摩托车出车祸摔伤了手臂，锁骨骨折，反反复复做了两次手术。想着姨父出院后他家中只有两老，实不放心，趁着周末，我驱车回台源乡下看望。

浅冬时节，晴阳正好，一路风光绮丽，群山斑斓，层林尽染。此时的乡村正是迷人的季节，枫叶红，菊花黄，橙黄柿红硕果累累，田野里一畦畦油菜苗绿油油的，正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光。

正在禾堂坪边墙起袖子跟几个邻居大婶线薯粉条的姨儿见我下车，沾满白淀粉的双手在围裙上麻利地擦了擦，惊喜地迎上来：“哎呀，外甥媳妇，你来得正好，有口福了！我正在线粉，刮红薯片子，我晓得你最喜欢呷牛筋薯、红薯片子了，你看，咯是特意为你做的。”姨儿瘦了不少，精神却饱满，领着我走向院墙边竹搭子架成的一排排晒架让我看，那上面平铺着一层晚稻壳，一张张均匀方正、轻薄软糯、黄澄澄的红薯片子正在阳光下发出诱人的薯香。禾堂坪另一侧是一排排竹架，帮忙的邻居大婶们正忙着把一串串刚加工成型的薯粉条搭在竹竿上，阳光下，薯粉条晶莹剔透。屋场篱笆栏上还晒着荷折皮、米面壳子、萝卜条、红辣椒、脆柿子、南瓜条，好一幅生机勃勃、色彩缤纷的“晒秋”图！看着这一切，我心生敬佩和感动，日子那么不顺心，姨儿像“打不死的小强”，依然能把日子过得热烈和用心。

我正在鱼塘边转悠，一只手还吊着绷带的姨父也喜笑颜开地迎上来：“外甥媳妇，来就来，还带么子礼信嘛！这两次做手术，多亏了你跑上跑下，到处张罗医药费，我和你姨儿厂哒，我宁虽然自己有养崽女，收养的一个女还得多病，但你宁咯些侄儿、外甥、外甥媳妇比自己崽女有得差呢。”“姨伢，您手好点没？这次可千万不能乱动错位了，我不放心，来看看您。您今年都七十岁了，连着做了第二次手术，姨儿和我宁连不晓得好担心！”我急切地问。“好多了！好多了！我咯次吸取教训，没好

利索前不得乱用力了。我也怕拖累你姨儿噻，咯几个月，我手不能动，肩不能挑，土里田里的农事全落在你姨儿一个人肩膀上。你看，你姨儿瘦爪好多了呢。”边说着，姨父的语气突然低沉下来，一边用目光搜寻院墙里姨儿忙碌的身影。姨儿在阳光下来回穿梭着，一会儿用大木槌不停地敲打瓢葫里的苕粉，一会儿把成型的薯粉丝用长竹筷从大锅中捞起放入冷水桶中，一会儿又挑起菜刀麻利地切割……我看见姨父的眼眶里慢慢湿润起来，他不好意思地转过头，说：“今日风好大啊，眼珠子都进沙子了。”

风风雨雨几十年，他们这对老夫妻相依为命，对彼此有着深入骨髓的深情。我犹记得姨父出车祸时姨儿那惊惶、憔悴而焦虑的脸庞，她在医院里急得六神无主。一方面愁医药费，一方面农事繁忙，晚稻要收割，油菜苗要移栽，红薯要挖，姨儿几次背着病床上的姨父掩面痛哭：“何得了咯，我命怎么这么苦啊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麻绳怎么总挑细处断？”在听医生说一万多块钱的手术费需自付时，我以为她会犹豫，哪知她一脸笃定地说：“治，砸锅卖铁也治！”手术后，在医院里，姨父坐卧难安，一下子担心姨儿一个人洗不了菜苗，一下子又愁山路那么陡峭，姨儿挖的红薯怎么挑得回来……他们这一辈子虽从不言爱，却在细节里处处示爱。

“姨父和姨儿是一对苦命的夫妻，作孽呢！”二十年前，自我嫁到衡阳就听先生这样说。姨父自幼家贫，家中老父亲中风瘫痪在床多年，又有一个残障的弟弟需要照顾。姨父两老一生没有生养，年轻时收养了一个女儿，视如己出，倾尽所爱。女儿王慧长到十八岁时外出参加工作，本以为守得云开见月明，日子苦尽甘来，却不承想王慧在二十三岁时患了“尿毒症”，一家子又坠入深渊。这些年，王慧反反复复住院，前年因腹透不当引起急性“败血症”，高烧不退，医生当时就下了病危通知书。连续不断的治疗费把姨父本就贫瘠的家底掏空了，还负了债，最后还是村支友发动村民捐款及我们这些亲戚众筹，他们一家才总算渡过了难关。

命运虽多舛，但姨儿骨子里依

然有着乐观坚强的秉性。她勤劳能干，乐于助人，邻里哪家有困难，她都会尽己所能去帮忙。出不了钱，地下狠出力，下雨了，帮着抢收谷子，农忙时帮着插秧。附近的村民都喜欢来她家坐一坐，拉拉家常，说说心事。像今天这种刮薯片子、烫荷折、线薯粉条这些需要帮忙的活，邻居们看到了，都会不请自来。

我来姨儿家的次数多，给姨儿来帮忙线粉的周家婶子、王家伯娘都认得我。周婶热情地招呼我：“外甥媳妇，你姨儿喊你外甥媳妇，我也跟着喊外甥媳妇，你等下走的时候，到我屋树上摘几甲柚子回切，沁甜！”

“要得，周婶，谢谢您，也谢谢您宁一直关心和照顾我姨儿一家！”我由衷地道谢。

“你姨儿对我宁也好噻，放心咯。你姨伢出车祸住院，村里人都很关心，村支部和妇女主任都来看几转哒，都在帮着想办法。”周婶快人快语。

中午时，姨儿歇下来，说去菜园里采摘萝卜白菜给我带回城。我们走在乡间小路上，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，暖和和的，成片成片长势喜人的油菜苗把田野里装点得生机勃勃。菜园里有萝卜、白菜、上海青、红杆菜、青葱、大蒜，绿油油，青汪汪的，甚是喜人。我边拔出一棵肥壮水灵的大萝卜，边说：“姨儿，我蛮佩服您老呢，呷过咯多苦，经历咯多波折，但您老跌倒后又爬起来，从没见您心灰意冷过，还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。”姨儿边摘菜边感慨：“我虽然命苦，但世上好人多噻，这次医院里听到我咯情况，帮你姨父减免了不少费用，护士还打饭得我俩啊。村里支书都来走几转了，送米送油很关心，村里人看我做不赢，这个来帮我挑红薯，那个帮我淋菜，大家对我俩都好，我心里好温暖。”说着，她直起腰，指着不远处绿油油的田野对我说：“我是庄稼人，一辈子在农村，我只晓得，种瓜会得瓜，种豆会得豆，今年的油菜籽，雨水多，有产量，但只要你下良种，总会有希望。你看，现在的油菜长得几好，明年会是个好收成呢！”

我们在明晃晃的阳光里，看着充满生机的田野，都咧嘴笑起来。